

大枣为和,以期气血条达,瘀积潜消。用药10剂,瘤体转瘪,低烧已消,复予血府逐瘀汤以加强活血祛瘀作用。方中归、地养血和血,牛膝破血逐瘀,柴胡、枳壳疏利气机,桔梗载药上达病所。并结合外治,促使患处瘀积消散。服药10剂,患儿头发稀疏,气血已有损伤。停药后,胃气得养,气血渐复,发落复长,瘤体亦渐消失。例二血热明显,在用通窍活血汤基础上,加丹、地、银、翘、丹参以清热凉

血,加白芷、辛夷以助麝香开窍,再结合外用“纳鼻药”使药力直达病所。例三偏寒,故用药兼温通血脉而收效。

笔者受《医林改错》所载通窍活血汤“治头面四肢周身血管血瘀之症”和治“紫印脸”的启发,选通窍活血汤、血府逐瘀汤两方,随证加减,并结合外治,治疗海绵状血管瘤3例,收到了比较满意效果。由于病例较少,经验有限,仅供参考。

痿 躄 治 验 2 例

洛阳玻璃厂职工医院中医科 李 良

例一:谭某,男,54岁,济沅县某厂干部。1975年8月20日外感发热后,出现双下肢冰冷,不能步履,腰脊酸软等证。经某医院治疗,未见好转,于10月31日被邀协治。证见两下肢冰冷、重着无力,不能步履;四肢麻木,不知痛痒;腰脊酸软,自觉腰腹有紧束感,小便频数;脉象虚大,舌质色暗,有瘀斑,苔薄白。肝主筋、藏血,肾主骨、藏精,精血充盛则筋骨强健,活动自如。今肝肾亏虚,精血不能濡养筋骨经脉,故下肢冰冷、重着无力,不能步履;肾与膀胱相表里,肾虚则膀胱不约,故小便频数,腰为肾之府,精虚髓空,腰脊失养,故见腰脊酸软有紧束感;血虚精伤不能灌溉四末,气日以衰,瘀浊郁阻四肢,脉道不利,故四肢麻木不知疼痛。证属气虚血瘀,肝肾两亏,治宜益气化瘀,滋肾养肝,用补阳还五汤与地黄饮子加减治之。拟第1方:黄芪90克,归尾、赤芍、丹参、川牛膝各9克,地龙、川芎、桃仁、红花各5克。第2方:熟地24克,山萸肉、巴戟、石斛各15克,附子、肉桂、淫羊藿、川牛膝、鹿角胶(另烩)各12克,茯苓、苡蓉各30克,五味子9克,麦冬20克。第1天服第1方,第2天服第2方,两方交替服用,每日1剂。服18剂后,下肢温和,能持杖站立,小便基本正常,腰腹无所苦,麻木亦减。脉象虚弦,舌质暗稍淡,继予上方继续服用,并嘱其加强锻炼。前方共服60剂而获痊愈,3年后随访,病未复发。

例二:翟某,男,12岁,睢县人。1981年4月20日看露天电影后,回家即觉头痛发热,4天之后,两下肢痿弱无力,渐至不能抬动,四肢麻木,精神委顿,昏昏欲寐。经某医院治疗20天,没有好转。5月

10日,邀余协治,证见两下肢不能抬动,腱反射消失,感觉障碍,头疼,腰脊酸软,上肢麻木,精神委顿。脉象虚大而无有力,舌质色紫苔薄白。此乃肝肾两虚,阳虚气弱,精血不足,经脉气血难以畅通,滞留瘀阻不行,筋脉失其营养,故成痿躄。治取补肾益气、活血化瘀之法,用地黄饮子与补阳还五汤加减治之。拟第1方:熟地、山药、山萸肉、黄芪、苡蓉各12克,巴戟、桑寄生各10克,石菖蒲、砂仁各6克,附子、肉桂、五味子各3克。第2方:黄芪20克,当归、赤芍、桃仁、红花、地龙各6克,川芎3克,川断、桑寄生各10克。第1天服第1方,第2天服第2方,两方交替服用,每日1剂。

服20剂后,症状逐渐减轻,已能持物慢步。仍守原法,再拟第3方:熟地、山药、山萸肉、石斛、苡蓉、淫羊藿各12克,茯苓、巴戟、川牛膝各10克,附子9克,肉桂、五味子各3克,麦冬、砂仁各6克。第4方:黄芪30克,归尾、赤芍、地龙、桃仁各9克,川芎、红花、防风、砂仁、全蝎各6克,蜈蚣3条,川牛膝10克,丹参12克。第3、4两方交替服用,每日1剂。服20剂后,已告痊愈。同年10月12日随访,病已痊愈。

按:以上两例痿证均由外感发热后引起。《素问·评热病论》说:“巨阳主气,故先受邪,少阴与其为表里也。”因少阴受太阳感邪发热的影响,久则精气衰于下,而不能灌溉四末,血流不畅易滞留成瘀,即为痿躄。因此选用地黄饮子滋肾阴、补肾阳,补阳还五汤补气活血、消瘀通络。由于证药相合,所以在短期内获效。